

古今人物

古今人物

中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蜀書

卷第一

二牧

劉焉

劉璋

卷第二

先主

劉備

卷第三

後主

劉禪

卷第四

二主妃子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卷第五

諸葛亮子喬瞻 董厥 樊建

卷第六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卷第七

龐統 法正

卷第八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光

和

劉巴

馬良弟

陳震 董允陳祗黃皓

呂乂

卷第十

劉封 彭美 廖立

李巖 劉琰 魏延

楊儀

卷第十一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卷第十二

杜微 周羣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目錄

陽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卷第十三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卷第十四

蔣琬

子斌斌弟顯

費禕

姜維

卷第十五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三國志目錄中

大明萬曆二十四年南京國子監鏤板

祭酒馮夢禎

司業黃汝良校正

劉二牧傳第一

蜀書

國志三十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
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
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
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
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
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
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
聞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一

吳應春四百三

儉郤正祖也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旋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爲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爲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不通

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躡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竒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

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
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
扶所長宓曰董扶褻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
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縣竹令李升吏民翕習合萬
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
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
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
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
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
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

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揚
戲輔臣贊

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

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大
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
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
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
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
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

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
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
焉焉遂留璋不還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
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
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
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
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温仁共上璋
為益州刺史詔書因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

中郎將率眾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
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
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臆上蠶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
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
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
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

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
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

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
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
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
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
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
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
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
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
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
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
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

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

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
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
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
乃勸璋自絕 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
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
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
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
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
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
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

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政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

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城都數

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

吳書曰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

初璋長子循妻龐義女也先主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温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

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

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

封為不然

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

此則神明不可妄要天命不可妄與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

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

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

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

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

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

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携貳為謀不忠罪之次

也

家焉

典略曰借水臨邑侯

丙申正月二十四日燈下校

夢禎

夢斷

丙申五月二十四日劉不效

此昔刺平韓計之去更際而兩端對其款藉不與罪之穴
州實其不顯刺車焚昔韓嵩隆光之端隆表豈不奇也

先主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
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
家焉

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
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
人

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
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

萬曆二十四年刊

陶仲仁

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劄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

功爲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

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
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
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
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
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
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
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
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
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饑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

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
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
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
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
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
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
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
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
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
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
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

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昊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未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表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吕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王轉軍海西

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吕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吕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

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

復合兵得萬餘人吕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

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表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

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

主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何至於此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

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

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

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

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

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九州春秋曰備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

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荆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

荆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疾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爲也 臣松之以爲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荆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却將

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 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

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

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騎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

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
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
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爲進退
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
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
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
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
於油江口改名爲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
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

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

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
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爲備所攻劫死子禕
事見魏武本紀

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
牧治公安

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
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載劉
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
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爲是

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爲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

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潺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

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遇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

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

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

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
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
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闡誦脩以此益竒之

璋勅關公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
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
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
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
節仕州爲從事

皆破敗退保縣竹璋復遣李嚴督縣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
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
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

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
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
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
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
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
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
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
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
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 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

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惜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卓拒聽卓怒召卓欲殺之觀者皆爲卓懼而卓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卓棄官收斂之三輔亂卓客荆州劉表以爲賓客曹公平荆州執卓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羨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

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爲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

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
淵郤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顯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
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
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
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
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
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
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

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
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
爲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爲黃門侍
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

以堅爲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爲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
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
爲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
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
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
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
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
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
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
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制
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

過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
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
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
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竟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
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

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

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
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
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
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
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
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

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
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
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
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
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
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
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
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
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
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
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
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

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未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

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序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

重罪該不察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

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
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
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
聞河圖洛書五經讖諱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
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
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
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
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
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
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
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

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
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
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
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
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
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
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
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
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
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
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

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祗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

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 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

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

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未綬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

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畧曰備

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

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

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

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末為魯王理為

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

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

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

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

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

猓許交反亭駐營自猓音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

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

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

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

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

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

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

成都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曷音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

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

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
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
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耻發病死衆人乃知其
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
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
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
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
云爾

丙申正月二十七日校完

夢禎

先主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後主傳第三

蜀書 國志三十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王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
立爲王太子及卽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
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
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
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
不勉與

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鄭玄曰物猶事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
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荆

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
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
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
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
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
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
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
曰政由葛氏祭卽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卽
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
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卽後主也如此備與
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

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
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
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
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
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
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犍牯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
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
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
闔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
不辜以悅奸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
雋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
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
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十二
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任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
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
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

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墜

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

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

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

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

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

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

雍香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

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

勤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

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

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

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於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

從正軍食壘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友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反余奢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勤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摠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煎登觀阪看汶水

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

瑤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大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任涪十一月大赦以尚

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

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魏略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

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

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

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

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

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王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任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緜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偕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

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舍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謀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

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末有不顛覆者也隗躡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

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

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

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

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
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邪充曰不
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
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
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
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
右皆笑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

蜀記云謚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爲昏闇之后傳
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

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
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
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
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
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
劉景升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爲赦
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
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
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
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萬曆丙申四月十八日校

夢禎

先王傳第三

蜀書 國志三十三

二王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先王其皇后沛人也先王臨豫州任小沛納以為妾先王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王於荊州產後王值曹公軍至追及先王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後王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王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樞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樞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

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

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

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蜀志四
四百八十五
年后薨合葬惠陵

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
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
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
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
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

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
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王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
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
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
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
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
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旣信任用事諧構永於後主
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
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
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
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
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
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
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

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

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

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

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

節授印綬其勉脩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

眾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

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謀詢璩六人蜀敗謀自殺餘

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

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

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

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同日校

夢禎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表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周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躬疇隴畝好為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

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均之弟也

魏略曰亮在荊州

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爲魏畧此言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旣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

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鷓鴣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王屯新野徐庶見先王先王器之謂先王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先王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
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
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
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屬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
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
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

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
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
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
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
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
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旣畢衆賓皆去而亮
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髦時適有人以髦牛
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
但結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

亮

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
 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
 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
 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
 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
 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
 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
 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
 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
 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
 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

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
 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
 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
 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
 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
 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
 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
 人報讐白堊突向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
 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酈莫敢識者
 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踈巾單

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
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
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
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
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
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元
仕財如比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
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
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
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
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

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
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
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
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
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
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
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荆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
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
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
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
公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
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
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
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
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
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

長乎

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
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
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
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
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
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
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
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
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

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緩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熒陽相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

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荅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馬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

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荅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剥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吏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

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宣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

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
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
之爲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
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
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
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
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
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
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
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

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
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
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
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
感毒而死于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
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
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
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
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礙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
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素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栢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二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

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
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宣
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
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
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
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荊州都督
鎮宛城至曹貞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
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
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旣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
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
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
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

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
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
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
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
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旣死數歲寂然無聞
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
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
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
餘家還于漢中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
 翼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
 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
 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
 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
 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
 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
 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
 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謬以謝眾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
 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
 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

臣職是嘗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
 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
 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
 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
 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
 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
 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
 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玉業不偏安故託
 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
 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明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督。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騖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耳，然喪趙雲、楊羣、馬王、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存。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

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羗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

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此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

爲科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

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于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二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

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郃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壘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旣出戰場本無久任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沖言知其乖刺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任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

牛

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

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

矢俱發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

小使特行著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

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

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

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

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

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

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

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

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

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

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

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

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

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

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

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鞍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

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

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

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討美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

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

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

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

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

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

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

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

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

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

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

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

尚書事及備歿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

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
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
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
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
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
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
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
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
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
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
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
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

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
以透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
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
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
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
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
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
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
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
寫上請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
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

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

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任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

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祇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龔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

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閭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

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
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
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
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飭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
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
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
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
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表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表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
俱起瓜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

歟

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

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

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

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

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

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

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

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

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

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表子曰蜀兵輕銳

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

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表子曰初出遲

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
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
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
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
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
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
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
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
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
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
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
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種蓄積饒朝會不譁路

無醉人夫本立故未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
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
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
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
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
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
之所謂可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
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
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
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
洛不備旣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
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

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

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倚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

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
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
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
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虵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
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
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旣肅
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
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
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
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
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
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

鱗驤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
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回馳騁我魏疆者也英
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
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
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鷺又何祕要昔在顛
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言見稱又
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及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
中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
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
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

居月諸時殞其父誰能不死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乘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颺颺以髮鬣異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萬曆丙申四月十九日校

時試明月峽廟後新吟 夢禎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二十五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

魏書云以羽領徐州

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

張真

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
 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
 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
 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
 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
 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
 曹公曹公義之

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
 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
 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
 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
 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
 追也

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
 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氏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
 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
 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
 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
 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
 安知此不為福邪 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

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
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
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
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

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
乃封拜元勲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
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
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
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
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
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
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

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斲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
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
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
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
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惠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
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
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
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王簿先
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
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僞手書

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之以爲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
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艣艫之
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
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
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
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
徐晃救曹仁

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
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
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

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
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曹公不卽除之自取大患
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 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
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卽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
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
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 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
諸侯禮葬其屍骸

追謚羽曰壯繆侯

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
矣然不得還江表傳曰羽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

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

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旣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

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

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天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德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

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

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鄆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爲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羗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爲軍行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爲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

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爲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爲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爲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爲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

超旣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眦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

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感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羗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王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

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城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槌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王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稽首

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

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
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
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
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
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
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
呼人王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臣松之
按以爲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
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
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
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

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
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
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表曄樂資等諸所記
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
領涼州牧進封榮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
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疚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
本暨于氏羗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
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
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
臨没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
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

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

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疇拒表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

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表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朝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表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荅曰天下訕訕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表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表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卧密遣雲合募得數

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
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
卽後主也保護其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
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
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
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
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
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
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
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
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

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
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
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
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
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
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
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
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
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
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夏侯淵敗

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
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
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
偏遂前突其陣且闕且却公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
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
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
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
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
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
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
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
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

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
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
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
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
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
利於箕谷然歛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
初不相失何故芝荅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
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
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
大善之

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

脊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擊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一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撲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

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

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

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

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

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

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

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

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姝為魏黃門吏部

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

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邵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褻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荅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重齒牙樹頰胘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胘音改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

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此，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

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

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

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王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王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王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王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王大笑宴樂如初

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

情德義具存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 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

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王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

名有高木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窻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

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

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未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恨恨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

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
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
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
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
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
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
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
陽二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
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
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
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
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

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
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
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
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
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
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
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
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諉然心自謂不負
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
薄意思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
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

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爲纛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

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爲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爲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爲超越以此爲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

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王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

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秉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傷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

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

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美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

退

國志三十七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
 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
 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
 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芝為吏部尚書與靖共
 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
 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
 兖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東
 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
 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誌曰諸君言當拔
 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
 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誌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

瑒又與佺合規靖懼誅奔佺

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
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

佺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
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
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
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
加敬待陳國表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
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
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

萬機論云翔字元鳳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
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閭十年吉
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表術
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
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
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
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
草饑殍荐臻死者太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
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獄承此休問且悲
且喜卽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
縣夷越蠡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
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

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
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

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
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來於靖
何爲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
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
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

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
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
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
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
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

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
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
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

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

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
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
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
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
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
賁警蹕

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
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貴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僮僕瑋

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

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求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

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于官許靖代之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敦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子孟德之謂乎

十九年先王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王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緩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

靖天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王儕輩畧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邇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旣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

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

文和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王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噓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

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羗夷異種之間永與
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
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
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
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
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
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
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勲
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
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
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
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

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
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
思華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
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
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
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
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
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
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

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表術襲下邳虜先主妻
 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
 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
 羸郡太守

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
 分五縣為羸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
 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撫慰吏民

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
 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
 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
 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
 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

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
 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
 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
 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
 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
 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
 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
 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
 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

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王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
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王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
簡傲跌宕在先王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
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
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
王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
王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
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荆
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
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係乾等遣東使

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
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
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
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
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
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俊
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
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
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
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

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

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日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卜和街王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街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

嚴文章冠冕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
 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
 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
 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
 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
 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
 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
 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
 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
 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
 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
 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

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
 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
 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
 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
 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
 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業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
 達也

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
 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
 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
 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有揚
 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
七篇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
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
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
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耻革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
乎

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
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
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杜主簿王普厨

膳卽宓第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杜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
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杜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
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
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
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
何如宓以簿擊額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
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
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土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
福上爲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
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膺蠻而興作

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胷折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刺兒坪見世帝紀

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爲斜谷也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荅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王旣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

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摧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

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士矣

丙申四月二十日校

蜀志六之八

夢禎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二十八

書